

李白诗寻踪

对一个人念念不忘，就会有时时刻刻与他在一起的冲动。而能令你念念不忘的人，一定给过你“特别的感觉”。李白

对谢朓(tiǎo)就是如此。李白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一诗中说：金陵的夜晚寂静冷清凉风四起，我独自登上高楼眺望吴越。白云映在水中摇动着空城，露珠晶莹低垂欲坠，映照着秋月。我在月亮下面沉吟，久久不归，古人能与我情意相通的真是太稀少了。当我真正领略懂得了“澄江净如练”的优美景色时，我深深地怀念起了谢玄晖。

壹

崇拜小谢 常常化用谢朓诗句

李白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(王士禛《论诗绝句三十二首·其三》)，他不但熟读谢朓诗，化用谢朓句，生要相随，死欲相依。纵观中国文学史，实属罕见。

谢朓(464年-499年)，字玄晖，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，是南齐著名诗人。他出身贵族，祖父谢据是东晋名相谢安的兄长，父亲谢伟是散骑侍郎，母亲是刘宋的长城公主。谢朓早年饱读诗书，深受随王萧子隆、竟陵王萧子良赏识，又曾为齐明帝萧鸾起草诏书，32岁出任宣城太守。回朝后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。后因不肯参与始安王萧遥光谋反，被诬死狱中，年仅36岁(萧子显《南齐书》卷四七《谢朓传》)。

谢朓的山水诗清新流利，脍炙人口。他外放宣城后，皖南的灵山秀水使他的诗变得更加清新自然、情味隽永，故梁武帝说“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”(吴聿《观林诗话》)，南朝诗人沈约也称叹：“二百年来无此诗也!”

李白是谢朓的异代知音，常以“谢朓传人”自居。他不止一次地说“诺谓楚人重，诗传谢朓清”(《送储邕之武昌》)、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；不止一次地悲叹“谢朓已没青山空”(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)，“玄晖难再得，洒酒气填膺”(《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》)。

因为李白对小谢诗熟稔于心，就常把谢诗中的词语、典故、意境甚至全句用于创作。比如，谢朓《观朝雨诗》云：“朔风吹飞雨，萧条江上来。”李白就说：“我吟谢朓诗上语，朔风飒飒吹飞雨”(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)。谢朓《暂使下都，夜发新林至京邑，赠西府同僚》云：“金波丽鸂鶒(zhī)鹊，玉绳低建章。”李白就说：“天上何所有？迢迢白玉绳。斜低建章阙，耿耿对金陵”(《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》)。

齐明帝建武二年(495年)，谢朓外放为宣城太守。彼时的长江“芜湖—江宁段”水清见底，远远望去犹如一匹白练。当谢朓看到白日西沉，灿烂的余霞铺满天空，宛如一匹散开的锦缎。清澄的长江流向远方，仿佛一条明净的白绸，遂写下千古名句“余霞散成绮，澄江静如练”(谢朓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)。

李白一生，尤爱此句。唐玄宗开元十四年(726年)，李白初游金陵，一见此景，立即就有了“解道澄江净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的诗句。

“解道”是懂得的意思，李白把“静”改为“净”，更具有流动感。这正是李白之作耐人咀嚼、使人神远的原因，也

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：一生崇拜谢朓 死后也想长伴

□马睿



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太白镇的李白墓。

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

金陵夜寂凉风发，独上高楼望吴越。白云映水摇空城，白露垂珠滴秋月。月下沉吟久不归，古来相接眼中稀。解道澄江净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。

是李白能够超越谢朓的原因。

“此诗首二句点名登楼的时间是秋‘夜’，是‘独’自一人，目的是眺望东南的‘吴越’。吴越一带山水秀丽，是历代名士隐居之地，‘望吴越’正表现出李白向往的心情。而‘夜寂’‘凉风’‘独上’则渲染了孤独的氛围。次二句写登楼所见之景，‘白云’‘白露’两个‘白’字，极写月夜的皎洁纯净。‘空’字也渲染了月夜的沉静。城本不会‘摇’，但水波摇动，云影摇动，使诗人感到似乎空城在摇动。月本不会‘滴’露珠，但在高楼见月光皎洁，使诗人感到晶莹的露珠似乎是从月光中滴下的。‘摇’‘滴’两个动词使静止的画面有飞动之感。显示出诗人对景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神奇的想象力。五六两句抒写古今知音难觅的感慨。末二句直接表达对南齐诗人谢朓的仰慕之情。全诗结构巧妙，层层深入，驰骋古今，挥洒自如，足见诗人才华高超”(郁贤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第三册第895-896页)。

贰

爱屋及乌 李白一生七游宣城

李白好漫游，其足迹几遍大半个中国。面对名山胜水，或者阻风遇雨，他常常会想起谢朓。如登上华山落雁峰时，他曾经仰天叹道：“此山最高，呼吸之气，想通天帝座矣。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，搔首问青天耳!”(冯贽《云仙散录》)；当他船过新林浦，为风雪所阻，他又想到谢朓的《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》，书怀寄友人云：“明发新林浦，空吟谢朓诗。”

他甚至爱屋及乌，对谢朓当过太守的宣城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李白一生七游宣城，寻访谢朓遗迹，写下了许多怀谢诗。

在宣城时，谢朓常在敬亭山上游

览、作诗。李白也爱独坐敬亭，在那里怀念他的异代知己：“我家敬亭下，辄继谢公作。相去数百年，风期宛如昨”(《游敬亭寄崔侍御》)。

谢朓曾在敬亭山麓、宛溪之上送别好友范云，后人就建了一座谢公亭。李白来游此亭，见风景依旧，人事已非，不禁感慨道：“谢亭离别处，风景每生愁。客散青天月，山空碧水流。池花春映日，窗竹夜鸣秋。今古一相接，长歌怀旧游。”

思而不见，便与之神游，可见仰慕之深。

李白对谢朓的诗歌成就五体投地，对他的政绩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过客沈吟以称叹，邦人聚舞以相贺，金曰：‘我赵公之亭也。’群寮献议，请因谣颂以名之，则必与谢公北亭同不朽矣！白以为谢公德不及后世，亭不留要冲，无勿拜之言，鲜登高之赋。方之今日，我则过矣”(《赵公西侯新亭记》)。

谢朓任宣城太守时，喜爱当涂青山的幽美景色，就在山中筑室居住(陆游《入蜀记》)。

谢朓还在宣州陵阳山建了一座高楼，供诗友登览聚会，这就是有名的“北楼”，又称“谢公楼”。李白多次登临，怀古感今道：“谁念北楼上，临风怀谢公”(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)。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，遂成千古传颂名句。

叁

死欲相伴 李白墓背倚谢朓故宅

李白不仅生前寻觅谢朓，死后也想永伴。

在历史上，李白墓共有四座：

第一座在采石矶(在今安徽马鞍山)。

据宋人赵令畤(zhī)《侯鲭录》卷六记载：“李白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，游人亦多留诗。”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亦云：“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，世传为李白葬所，累甃围之，其坟略可高三尺许。前有小祠堂，甚草草，中绘(李)白像，布袍裹软脚襪头。”

此墓即白居易所说的“采石江边李白坟”(白居易《李白墓》)，但这是一座衣冠冢，它来源于李白“骑鲸捉月而逝”的传说：李白的尸体漂到江边，被当地村民打捞起来，草葬于菜圃中。后人迁葬龙山，此地就只留下了衣冠。出于对李白的怀念，人们对此说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，因此，此墓保存了一千多年。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第二座李白墓在龙山。

李白死后50余年，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找到了他的两位孙女，她们说：祖父李白遗愿欲葬在青山，永伴谢朓。但因家境贫寒，只得暂殡龙山(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)。

龙山在安徽当涂县东南十二里，以宛如蟠龙而得名。东晋桓温曾与僚佐于九月九日宴集于此，当时孟嘉也在座，风落其帽，他浑然不觉。桓温命人作文嘲之，孟嘉亦作答，遂传为佳话。李白曾有诗云：“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”(《九日龙山饮》)。谁曾想，龙山之月把李白一留就是55年。

第三座李白墓在青山。

唐宪宗元和十二年(817年)正月二十三日，李白好友范伦之子、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与当涂县令诸葛纵根据李白遗愿，将他改葬青山。新坟“西去旧坟六里，南抵驿路三百步，北倚谢公山，即青山也”(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)。至此，李白永伴谢朓的心愿终于实现，与这位异代知己永结为邻。

青山，又名青林山，在当涂县东南三十里，青山由三座山峰组成，北为主峰青林山，南为谢家山(又名包子山)，东南为万佳山。李白墓正在谢家山之西北(距谢家山约15里)。(李子龙《读李白集散记》)。青山中的谢朓宅，自南齐以来已废。至唐时，已是“荒庭衰草遍，废儿苍苔积”(《姑孰十咏·谢公宅》)，显得十分荒凉。

青山的李白墓背山面水，前祠后墓，既壮丽又肃穆。墓为圆形，四周以青石垒起，前立五尺墓碑，上刻“唐名贤李太白之墓”八字，传言为杜甫手书。可能是文气所汇，旧说墓上曾生芦似笔，有竹散点如星，人称笔芦、星竹，有诗云：“龙管风笙遗韵事，笔芦星竹借文章”(陶安《李翰林墓》)。

第四座李白墓在青莲。

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名贤祠内，有一座李白衣冠墓。

清同治八年(1869年)，由彰明县令何庆恩(号恺棠)主持兴建(清同治版《彰明县志》卷四九《陵墓志》之“李白衣冠墓”条)。

据史料记载：“太白固有墓，墓并不在蜀。而彰明人曰‘此固其桑梓地也’，辽海元鹤，尚千年而一归，安知汗漫九垓之余，不冀及幼时游钓所乎？且神即未必恋此而反之，吾人之心有不安者，于是相议为衣冠墓，具章服为唐制。斂以《诗集》，筑于仙人旧馆之右，环植花木。树之碣曰：‘唐翰林学士李太白之墓’。前建簾堂二楹，门廊庑庑毕具，堂之中设龛，题木主如墓碣，众志也”(清同治版《彰明县志》卷五二《金石志》之“名贤祠碑”条)。

每当清明前夕，当地干部群众、老师学生及文人骚客都会前来扫墓。久而久之，遂成当地民俗。

一千三百多年来，四座李白墓前凭吊者仍络绎不绝。而显赫一时的李隆基、李亨、杨玉环、高力士、李林甫、杨国忠……他(她)们的高陵大墓，要么成了狐穴兔窟之所，要么化作樵牧农耕之地，罕有祭祀。